



# 康巴周末

## 康巴文学

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陈雪峰

# 女儿谷：1937

李左人

### 赈灾现场

霞光从窗洞映进来，天大亮了。益西娜姆一直没听见鸡叫，觉得奇怪。她匆匆起床下楼，打开大门，见墙脚鸡窝门开着，一地鸡毛血迹。从棚房顶上下来的黄毛藏狗跟出来，去舔地上的鸡血。她蹲下身，伸手从鸡窝里掏出三只死鸡，发现无论公鸡母鸡，脖子上都有一道口子。

益西娜姆心痛不已，儿子涅牛每天一个鸡蛋就靠这两只母鸡啊，忍不住骂了一句：“该死的畜牲！”

占推拉着棍走出门来，问出啥事。益西娜姆说：“三只鸡都遭咬死，血都吸干了，肯定是黄鼠狼干的事！”

占推说：“唉，还是该把鸡关在楼顶上。”

益西娜姆坚持说：“就是该把黄毛关在院子里。”

关于把鸡和狗关在棚房顶上还是关在院里，他俩争论过几次。娜姆主张关院里，认为鸡要沾地气才肯下蛋，黄毛在下面既守黄鼠狼也防小偷。占推则认为黄毛关在楼下，不方便小伙子来拜访，主张都关楼顶。最后达成妥协，把藏狗关楼顶，鸡关地上。娜姆亲手按照汉族地方的办法，用石块在墙根垒了鸡窝。

“可惜，涅牛娃娃吃不成鸡蛋了！”占推叹了口气。

娜姆道：“也好，三只鸡炖一大锅，全家打一顿牙祭。”

占推脸向着妻子说：“我们不吃鸡肉，煮了喂马吧。”

娜姆抱怨道：“何苦来，一家人饿得皮包骨，还守着老规矩不肯吃鸡。”

她提着死鸡回到二楼厨房，扯下几把鸡毛插在房柱上，然后烧水、烫毛、拔毛，打整干净。接着，她提着鸡脑袋和鸡腿在柴火上燎尽残毛，再开膛剖肚，将鸡丢进火塘上的大铁锅。不大一会儿，锅里便飘出肉香。

巴玛五岁的大女儿和益西娜姆一岁多的儿子挤到火塘边，涅牛扯着姐姐的袍子嚷着要吃肉，脖子上的长命锁在胸前晃荡。姐姐用长把瓢在锅里打捞，终于捞到一块鸡肝。

此时，巴玛背着水桶上楼来，往水缸里倒了水，耸耸鼻子，走到锅边，看到女儿正用筷子夹锅里的肝，一把夺过瓢倒进锅里，一搅，发现煮的是鸡，便抱着女儿下楼。女儿委屈地叫道：“涅牛要吃，我是给他捞的！”

巴玛告诉占推，占推摸索着走上楼，对益西娜姆说：“留一只母鸡你和涅牛吃吧。”随后叫巴玛捞出两只刚煮熟的鸡，拿去喂马。“要吃大家一起吃，不吃就都拿走！”益西娜姆捞起剩下的母鸡，丢进巴玛盛鸡的铜盆，一屁股坐在火塘边直喘粗气。“鸡是遭咬死的，又不是我们杀生。娃娃饿得嗷嗷叫，还不准吃，究竟是规矩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哦！”

益西娜姆知道，全家人都尊重她，爱涅牛，不准吃鸡与感情无关。每年入冬，家家户都会杀一头该淘汰的牛，家宰的人家也要宰一只羊。按照宰杀牲畜的规矩，头蹄内脏下水归杀牛匠，一家人匀着吃，一年到头都能沾着油腥。

去年冬，俄叠桑姆太太专程来买牛心喂爱犬，占推不干，因为涅牛特别爱吃牛心。一个牛心三四斤重，留给他一个人能吃七八天。

对于扎巴这类习俗，益西娜姆无可奈何。他们不杀生，但要吃牛羊肉，就叫杀牛匠杀；占推是杀牛匠，早已“罪孽深重”，但只杀牛羊，不杀其它活物。涅牛三个月时便缺奶了，她从河滩捡回几条死鱼，想熬汤催乳发奶，全家人大为惊骇，连鱼带汤倒到沟里。其实，部队刚进藏地区时，指导员专门讲过藏族的种种习俗忌讳，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成为红军的一条纪律。现在她作为扎巴家庭的一员，更是小心翼翼遵守各种禁忌。刚才，她试图稍稍作一点变通，度过这忍饥挨饿的生死关头，但没法，习俗的力量太强大，就像掉进泥沼里，只会越陷越深，自己绝不可能爬上岸把大家拖出去。

巴玛望着舅舅，等他的指示。占推叹口气，对侄女说：“你下楼到土屋把牛脑壳拿来，熬牛头汤给大家吃吧。”

娜姆想，用牛头换鸡，鸡汤可以保住，汤里的鸡杂也可以留给涅牛。鸡汤熬牛头说不定还是一道美味，便顺势起身，对巴玛说：“你还要背水，我去拿牛脑壳。”

巴玛背起水桶端起盛鸡的盆子下楼，听见嘛呢坪传来人声，提醒走在后面的占推：“阿乌，昨天更巴通知今晌午官寨搭棚煮稀饭，叫大家都去吃呢。”

占推黑着脸吼道：“谁也不准去！”

他坐到门边一只树墩上，手持佛珠，开始念经。

还未到宰牛的季节，占推无事可做，从早到晚都在这里静坐。此刻，这个用柴块垒墙围成的小院落，没有了母鸡觅食、公鸡打鸣，显得更加冷清寂寞。

益西娜姆从土屋里拿出一只风干的牛头，那是不久前杀的一头摔断腿的老牛。她冲洗干净丢进铁锅，再往火塘里加了两块柴。

早餐时，钟秋果见王中额上有伤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昨晚吃饭时都好好的。”

王中答：“昨晚酒喝多了，在楼梯口前，一个不留神，摔了一跤！”

钟秋果匆匆吃完早饭，挎上相机对王中说：“走，去看看会场布置好没有。”

他们来到官寨大门，正碰到拥挤的母亲拿着一块酥油、一小袋糌粑、一个火烧馍，对守门士兵说要找瓦吉，门卫叫人传话进去。王中只听懂“瓦吉”，心想肯定是帮夏班长忙的那个枪差，不知这妇人找他有啥事。

会场设在官寨旁的嘛呢坪。这块开阔的空地是打青稞的场坝，也是集会和跳锅庄的地方，因边上有一座嘛呢堆，大家便叫它嘛呢坪。主席台上，罕见地挂着用汉藏文字书写的红纸横幅：“扎坝赈灾现场会”。会场上五彩的经幡摇曳着，或从山头，或从旗杆顶悬挂下来，在阳光下格外美艳。

泽仁旺姆早早来到嘛呢坪，亲自指挥布置，脸上毫无倦色。她端详着主席台，觉得缺少点什么。见钟秋果和王中走来，她拉下脸，

不正眼看他。

钟秋果故作随意地说：“夫人，昨晚你和胡县长都喝多了。”

“灯笼！”她突然对管家喊道。“去把官寨大门上的红灯笼取来挂上！”

管家立即照办，小跑着回官寨。

瓦吉被叫醒，迷迷糊糊穿上袍子，一瘸一拐赶到大门，见措措母亲送来礼物，晓得事情弄复杂了，一定是措措姑娘和她的家人看上他了。正巧贡布回来取灯笼，瓦吉把酥油和糌粑奉上，说：“管家，这是大妈给你送的礼！”

贡布有点莫名其妙，但还是高兴地接过，连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大妈见瓦吉只收了火烧馍，把大灾年贵重无比的酥油、糌粑送人，明白昨晚他真的是为朋友爬墙，便悻悻离去。

后来，办事处宣布不准当兵的夜闯民宅，夏班长不敢再找瓦吉，也没再给银元，只让他休息了一轮值班。

贡布把四只红灯笼挂上主席台的横杆，会场顿添靓丽，喜气洋洋。

钟秋果十分满意，赞扬说：“漂亮，这是点睛之笔！”

泽仁旺姆却冷冷回了一句：“没劲！比耗子还胆小！”

半晌午光景，土百户们带着各自的管家、村长齐刷刷来到嘛呢坪。钟秋果十分高兴，看来上次拿格桑开刀整饬纪律，见了实效。

头人们见面大声寒暄，说着礼节性的客套话，夸张地张开双臂拥抱，或亲热地行贴面礼。格绒珠杰同丹增碰头施礼，悄声问：“是不是风声有点紧呀？”

各底头人多吉和索冷一起走到主席台土坎下，向钟特派员请安。钟秋果是第二次看到索冷，猛然想起上次见到多吉为啥觉得面熟，原来和索冷极其相像，那眯缝的眼睛，特别是那棱角分明的鼻子，简直一模一样。

贡布看到索冷，心里一惊，没料到这家伙这么快就回扎坝了，幸好昨晚王中没碰上他。

头人们走到坝子中间，依长幼序在卡垫上盘膝而坐。各部落村长也依次在各自头人后面坐好。随从们则在树荫下拴好马，抽烟聊天，或向坝子北头正在搭棚垒灶的巴里娃打听什么。汗水淋漓的马儿，嚼着草料，不时打个响鼻。

参会的头人、村长和管家四十来人，是今天登记户口的主角。按理没有泽仁旺姆什么事，但她不放心，带着罗追把会场检查了一遍，细致到主席台上的桌椅是否干净，茶叶是否准备妥当，茶碗清洗干净没有，搭棚垒灶的人手够不够。她这样招摇，这样认真，一方面是她好抛头露面、喜欢出风头的性格使然，另一方面是她答应了钟秋果要唱好设棚施粥的大戏，因而事必躬亲，绝不能出纰漏。查看完，她吩咐伙夫头立马安锅熬茶。于是，掺水、点火、添柴，用牛皮囊鼓风。柴火旺旺，炊烟袅袅，引得所有人扭头观看。

巴里寨的百姓到嘛呢坪看热闹，护卫队士兵在路口横着枪拦住他们：“去去去，才在烧水煮茶呢，着啥急！”人们纷纷离开，各干各的营生去了。

## 雪花

【第2572期】

### 陪玉秀看电影

尹向东

电影总算开始，全场都鸦雀无声。刚看得起劲，耀文却哭开了。在安静的兵站大院里，耀文的哭声又大又亮，引得不少人侧头注目。紧挨着的一对男女也带着孩子，耀文一哭，他们便不时嫌恶地看看谭明康和玉秀。谭明康心里窝了火，把孩子递给玉秀。玉秀恼火地说：“这孩子，早不哭晚不哭，咋这时候哭。”好在有准备，玉秀拿奶瓶放进孩子嘴里，止住了哭声。谭明康这才腾出时间，仔细地瞪了身边的男女一眼。这一瞪，他发现男人面熟。那男人也借着电影模糊的光线看了看谭明康，说：“是谭哥吧？”

谭明康点点头，更仔细地打量对方。“我是舒勇啊。”男人说。

谭明康还没想起来。“不记得了？在病房里，我们的孩子是同一天出生的。”

谭明康猛地想起来，惊叹一声。两人点了烟，小声交谈心得，再也顾不上看银幕。后来谈到电影，谭明康说：“你们住这么远，还跑上来这里看电影？”

舒勇对他爱人努努嘴，说：“她喜欢。”

谭明康笑起来，说：“玉秀也是个电影迷。”

舒勇说：“嫂子这么爱看电影，以后我找到电影票就给你们送来。”

谭明康说：“电影票可不好找，挤又挤不赢别人。”

舒勇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有个亲戚就是卖电影票的。”

谭明康表示感谢，随后问：“你爱下象棋不？”

舒勇摇头说：“不会。原想学的，觉得那玩意儿太费时间，就没学。”

谭明康顿时没了话。

那场电影后，日子变得温馨起来。谭明康不再出门下棋。偶尔有空，玉秀会说：“你去下两盘吧，看你熬得，记着早早回来就行。”谭明康心里暖暖的，摇摇头说：“不去了，去了我控制不了时间。”

玉秀温柔地笑了。

好景不长。玉秀去上班，砖厂正要引进先进技术，采购了苏联机器，还得派人去内地学习两个月。谭明康是被派的人员之一。两个人不知道该如何带孩子。谭明康说：“还是厚着脸皮把母亲叫来吧。”玉秀说：“你这一去就是两个月。你妈本来是生我气才走的，我们处不好会更麻烦。”商量来商量去，决定找临时保姆。钱虽然紧，但这是个办法。于是，他们去附近的农村打听，把孩子托付给一个寡妇照顾，早晨送去，下午接回来。

两个月后，谭明康学成归来。他看到玉秀瘦了，心疼地说：“钱再紧，你也得把生活过好些。你看你瘦了多少。”

玉秀说：“没钱怎么过好生活？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们还是不要保姆了。”

谭明康说：“现在机器一弄，上班要轻松许多。只是得轮班，要熬夜，不过有补贴。倒不比过去，我还可以揽点临时的活儿。”

玉秀点点头，看了看耀文。耀文刚学会站立，扶着床沿，微微颤抖着站在地上。

砖厂实行三班倒，每周轮换一次。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是第一个班，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是一个班，凌晨两点到早晨九点又是一个班。老式砖窑烧出的砖是青砖。新机器一上，修了隧洞，安了铁轨，两小时出一车砖。设备升级了，砖也变了色，车车都是略带橙色的红砖。窑上的活儿虽然得熬夜，但他们都是技术工。庞大的运作都围绕他们展开。他们掌握火色，掌握时间。稍有不慎，出来的砖要连成一块变形，要么像煮熟的烂红薯，黑色斑点遍布其间。窑上的活儿倒不累，只是待在一边，时不时揭开窑洞上的一排铁扣查看火色，添一点煤进去。除了冬季，窑里的火常年燃烧。砖厂利用这热能还安置了锅炉，开了一排浴室对外营业。

